



通俗文艺丛书

# 震惊世界的“海战”

梁 信 著



通俗文艺丛书

# 震惊世界的“海战”

梁 信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

## 內 容 提 要

这集子里的两篇作品，是梁信著的长篇小说《碧海丹心》的两个片段。这部小说是描写解放海南岛战役的，描写人民解放军松花江部队如何克服渡海作战的重重困难，创造了木船打胜敌军舰的光辉奇迹。

这两篇是小说中精采的部分。第一篇描写松花江部队钢一连的战士们，在连长肖珂的率领下，乘木船去迎接从海南岛来的琼崖纵队的首长，在海上跟反动派的军舰遭遇，发生了战斗，结果把敌舰打退。第二篇描写他们掩护主力船队渡海，跟敌人的舰队展开血战，获得了胜利。

编选的时候，文字上略作了些改动，使其通俗易懂。

## 目 次

震惊世界的“海战”	5
丹心照碧海	29



## 震惊世界的“海战”

—

人民解放军松花江部队刚一连的五条船，到达主流北边以后，就分散开来监视着海峡的南方。在两小时内，没有发现敌舰，只有两批、四架次敌机出现在船队的上空，几次低空飞过，但木船很小，数量又少，目标不显著，敌机没有投弹和扫射，只盘旋了一会儿便飞去了。

“这是探子！”战士对着敌机喊，“没有多少时候好哼哼了！”

“希望它去报一报信，”肖珥笑着说，“不然敌舰没有目标瞎绕，碰上海南来的船就糟了，咱们要把敌舰都吸引到咱这儿来！”

海上只有二、三级风，浪也不大，战士们都伸长脖子了望着，眼前是一片此起彼落的碧波，有几

只不知名的雪白的水鳥，在远处有气无力地飞着。这里可以看到海南島的影子，它象盖着一个藍寶石罩似的，瓦藍透明，那五指山的主峰，一直指向南天。

九点半鐘，他們給海北前沿观测所发了一次信号：海上平靜，沒有发现敌艦，也沒有发现海南来的船。

十点鐘左右，每只船上的战士們，都在复习着海上的科目。

二号船船头上的“考官”是二班长，“学生”是肖玳連长，他認真地回答着試題：

“……在西方天边，出現黑云，形状象瓶似的，这将有暴风雨。猫头鷹在天空乱叫，天将轉冷，或者要起大的北风……”

船尾的“考官”是馬四虎，老白老老实实在地当“学生”，背誦着：

“浪，有震浪、魚鱗浪、小浪、起伏浪、鷄爪浪、开花浪、无风浪、三角浪、返浪、卷浪……”

“发现敌艦！”爬在桅杆上了望的小胡，向連长报告，“在左前方！”

“做好战斗准备！”肖玳发出命令，“等它靠近！”他举起望远镜朝左前方望去。

一艘炮艦出現在镜头里，它开的不很快，看来并不是专门来找船队的，而象是在搜寻着什么。

“敌艦向西調头了。”小胡繼續报告着，“又調回来了——又調了头。”

“搞什么名堂？”肖玳自語着，随即命令道：“小胡！向西方海面，用望远镜仔細搜索一下！”

“是，向西方海面仔細搜索！”小胡复誦着。

“往家里发信号：发现敌艦一艘。”肖玳剛剛說完，又听到小胡在上面喊：

“西方海面上发现一只小漁船……敌艦調轉头奔向小漁船去了。”

“二号，四号，向敌艦进攻！”肖玳大声喊，“其余的船挂滿篷，往敌艦和小船当中插！”

肖玳帶領着二号和四号船，并排地向敌艦冲去。苏指导員率領另外三只小船，挂滿篷，順着风浪，往西南方向插去。

肖玳觀測了一下距离，船队离敌艦大約有一千五百米左右，再看看敌艦和那只小漁船的距离，差不多也有一千五六百米，正好成三角形。他回



轉身命令二班長：“打信號彈，開炮！”

“距離太遠了，打不中。”

“不是為了打它，為了叫陣！”

兩隻船同時打起了信號彈，二號船打了兩發步兵炮彈，四號船打了三發六〇炮彈。

那只灰色的敵艦，果然向這面開來了，但不久又停下了。好象是不大明白眼前這五隻小木船要幹什麼？難道是想跟它——現代化的鐵甲艦在海上打一打嗎？這確實是難以想象的事。敵艦停頓了一下，然後不快不慢的向二號船開來，看樣子並不是來迎戰，而是隨便走走，看個究竟。

木船和軍艦面對面航行着，距離很快縮短，相隔只有一千米了！

“我們裝做往東逃跑，”肖玳命令道，“搶上風！”

二號和四號船往東“逃跑”了。

敵艦打出了第一發炮彈，馬上調過頭跟了上來。

“炮彈打得太高了，鑽上天了！”老白高興地叫！

敵艦又打出了第二發炮彈。

“这次又打低了，入了海了！”老白打着哈哈喊。眼看敌人的第三发炮弹又打偏了，他高兴得忍不住唱了起来：“‘刷拉拉，打罢了头通鼓，老爷提刀到陣前！’这叫‘流水’，”他边唱边对战士小老广說，“小老广，你不用害怕，敌人的炮是在瞎咕咚。‘刷拉拉，打罢了二通鼓，老爷提刀跨雕鞍，’你不用忙，小老广，你看二班长和連长，他們不动，你就不要动，沒錯。等它进到百米之内，再看咱們的。‘刷拉拉，打罢了三通鼓，蔡阳的人头落馬前！’嘿！你打不着老子！”

炮弹一发接一发从小船上空飞过。

“四号船桅中彈。”二班长向肖玳报告。

“命令它返航，不要停在原地挨炮。”

“指导員帶領的三只船，已經向敌艦后方包圍上去了！”

“知道了。”

木船和敌艦的距离只有五百米了！

肖玳站在船上，豎起食指，眯起左眼，仔細測量着距离和角度。

“压分水板，打舵調头——往敌艦身边开！”他一面下着命令，一面認真地打量着来势汹汹的敌

艦，又回頭看看自己的單桅小木船，這兩件相差一個世紀還多的海上工具，今天處在敵對的地位，要拚個你死我活了！敵艦上有大大小小的炮十幾門，我們只有茶杯那麼粗、胳膊那麼長的小步兵炮一門。敵艦是幾英寸厚的鋼鐵裝甲，我們的船却是用薄木板拼起來的。

“能打敗敵人嗎？”肖玳的腦子里立刻出現了部隊自從開到金沙村以來所經歷的一連串事情：開會爭論，群眾獻船，和大自然作鬥爭，熬夜，苦練，流汗，負傷……這一切的代價，就要看這一瞬間了！是的，如果打得不好，只要和敵人一照面，就可能全船覆沒。個人的功過榮辱、生死存亡倒並不重要，重要的不僅是不能完成黨所交給的、迎接琮崖縱隊首長的任務，而且，這一次的成敗，還关系到整個戰役的一個基本構成思想，那就是用木船能不能打敗兵艦？如果失敗了，它將長敵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給整個戰役增添很多困難和阻礙。由於這樣，自己必須在具體行動中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要把小木船上仅有的裝備力量充分發揮起來。更重要的是把戰士們的傳統的英勇精神充分發揚光大！

他迅速思考着丁軍长再三叮嚀的几个“秘訣”：搶上风，靠近敌艦，然后以突然的火力襲击敌人。但是，面对着高楼那样的鉄甲艦，用木船往上靠，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多强的毅力呵！

双方距离减到了四百米！

“一直往上冲！”肖玎命令舵手馬四虎，又轉身用不很大的声音說：“同志們！現在的每一分鐘，每一个动作，都关系到整个战役，那就是我們用木船能不能渡海作战？現在就要在这儿过过考了。我們鋼一連，从它成立的时候起，一直是党的好儿女。今天，咱們要为祖国爭取新的光荣！要在世界的战史上，写上：木船打敗了兵艦……”

一发炮彈在船的左側炸开了，船身向空中一跳，跟着又往右一歪，歪向了左面。

“左舷<sup>①</sup>被打破了。”二班长报告。

肖玎回头看看，又轉过头直視着前方，一面命令道：“工作组堵漏，火力组、爆破组准备战斗。一直往前开！”

敌艦停止了炮击，大概因为小船逼近了，敌人

① 舷：讀 xián，就是船边。

沒有預備打“近身戰”的炮。

距離已經由三百米縮短到二百米！

突然，敵艦加快速度開過來，看樣子是準備來撞船。

二號船已經感到了馬達的巨大震動。

現在，敵艦上的一切都可以看得清楚了：在炮艦的前邊，有兩門主炮，炮後，高出一層的舵輪室前，站了幾個嘴里銜着紙煙的海軍軍官，有的倚在鐵欄上，有的雙臂伸開撐着鐵欄，有的一邊指着小船一邊在談着什麼。那悠閑的樣子，就象春日游湖似的。

肖玳被敵人的那股傲氣所激怒了！他豎起雙眉，用顫抖的手，抓住胸前的衣服，企圖鎮定一下被怒火燃燒着的心。他回頭看看戰士們，大家都按着武器，怒視着敵艦。

離敵艦只有一百米了！

敵艦胸有成竹地向小船直闖過來，敵人在計算着距離，只要兩分鐘後，那小小的木船，將粉身碎骨了，共軍的“旱鴨子”們，將死無葬身之地。

突然，他們看到共軍的小木船頭上，一團火光一閃，接着一聲炮響，炮彈打在舵輪室的左方。一

发，又一发！

敌艦立刻轉回头，躲开小船的炮火，向东开去，这样，敌艦的左舷完全暴露在二号船的面前。

二号船不舍地顶着敌艦掀起的大浪冲上去！

木船和軍艦之間的距离，現在保持在八十米左右。

距离这样近，龐大的軍艦就象一堵墙似的擋在小船前面，領受着步兵炮一发連一发的炮彈。那些国民党反动派的海軍軍官們，有生以来，大概只在檢閱时或者演习的时候听到过炮声。他們从事海軍生涯以后，更熟悉的业务是走私。他們，穿戴得漂漂亮亮的海軍少爷們，既沒有打过胜仗，連陸軍那样的敗仗也沒有打过。現在，突然听到真正的炮声了，而且，炮彈就在自己的身边开花，他們脆弱的心灵，立刻难以支撐了。

同样沒有听过战斗炮声的中校艦长，勉强地直起腰，对下属喊出一句微弱的命令：“軍官們到下面去！”他自己急忙領头向下面跑，但是那双腿呀，簡直象一把陈年上锈的剪子！

躲到下面以后，艦长鎮定了一下，抓起話机，对左舷炮长喊：“打它！狠狠地打！”

“艦长，够不上啊！不，不是够不上，是够得上，够不着。可也不是，是，这只敌船太低了，那个扁的……”

艦长摔下話机，对身旁的一个少尉下命令：“快去俘虏敌船！不然你提着头来见我！”

那个少尉无可奈何地跑上甲板。这里到处响着步枪和机枪枪彈的声音，雨点般的子彈飞来穿去，打在鋼板上，碰回来又彈过去。

軍官們躲下去以后，士兵們既沒有得到返航命令，又沒有接到战斗命令，就趴在艦上等着，听着可怕的彈嘯声。

少尉弯着腰，連走带爬地来到艦尾。

敌艦来一个大轉，头朝南尾向北，就象要逃跑的样子。

## 二

二号船紧紧地跟着軍艦不放。船上的一挺輕机枪已經打紅了，肖玎用鋼盔舀起海水往枪筒上澆。步兵炮的最后一发炮彈，把敌艦艦尾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打落了。肖玎得到报告：炮彈打完了。

炮声剛一停止，敌艦的速度立刻慢下来了。肖

珂回头看看指导员的三只船，一只在警戒着南方，两只已经向敌舰右侧冲上去。六〇炮的火光，不断地在船头闪烁着。肖珂刚要下达返航命令，突然敌舰停了下来，二号船来不及调头，向前一冲，冲到离开舰尾五十米的近处。这时，从军舰上扔下一条粗钢绳，钢绳头上带着锋利的锚形钢钩，一下子落在木船上。紧接着，敌舰猛地向前一冲，钢钩就牢牢的钩在翘起的木船头上了。

“抓活的！”从敌舰上传来了欢呼声，“俘虏了——俘虏了共军的船！”

敌人在上面拼命绞钢绳，绞到钢绳紧紧的绷直为止。

敌舰加足马力向南开去。

“木船上的旱鸭子！看你们往哪儿跑！跟我们上海南岛去吧！”敌人喊叫着，欢呼着胜利。

三号船上的苏指导员，觉得脑袋轰的一声，差一点栽倒了，他扶住桅杆，脑子里重复出现着自己想也不敢想的事：“二号船被敌人拖走了！”他立刻下命令：“满篷，划桨，用六〇炮向敌舰轰！”但是，木船怎么能追得上开得很快的军舰呢！六〇炮的炮弹，全落在水里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海北前沿观测所的值班参谋，不得不忠实地向站在身旁的军长报告：“二号船被敌舰拖走了。”

誰都知道，二号船是連长肖玘的指揮船。

丁軍长沒有說什么，他放下望遠鏡，眼睛看着前方，那里依然是一片黃沙，几块黑色的岩石，波浪起伏的大海。这一切，跟几秒鐘以前沒有任何两样。一个疑問又重新出現在丁軍长的脑子里：难道木船真的沒有办法和軍艦对抗嗎？难道木船队真的沒有办法打过海去？难道我們的計劃行不通嗎？

“軍长同志！派船去救护嗎？”

值班参谋的請示打断了軍长的沉思。軍长搖搖頭，他自己明白，大家也都明白，这样远的距离，帆船怎么能赶得上去救护呢？值班参谋的請示，只不过表示一种同志的心情罢了。

“海南来的船还有多远？”軍长安詳地問。

“已經安全地通过了主流。”

“这就……好了。”軍长說着看看身旁的竹椅，迟鈍地坐了下去。

小李的一双突突顫抖的手，一下子扶住椅背，